

讓中國語文課生出興味來——從啟動學生心靈開始

曹綺雯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聽、講、寫、讀是中國語文教學的四個範疇，其中講授範文，至今依然佔語文教學的重要一環。學生學習範文，基本上就是透過一大堆「文字符號」去學習語言，而「文字符號」是一種靜態的學習媒介，在現今這麼一個重視影音圖像、講求跳躍動感的世界，這顯然是本質上跟潮流方向不相配。相對於一些主要透過實驗、活動作為教學重點的理工科、技藝科而言，語文科可說是「先天不足」，教學難度甚高。

如何使一門本質上靜態的學科變得活潑流動，方法很多，舉凡善用錄像帶、幻燈片、圖片；安排辯論、話劇活動等，多不勝數。一般而言，懂得這些方法者眾，真正施用者寡。究其原因，大抵礙於教節多，工作繁重，無暇準備。雖然這是一個可體諒的事實，但並非因此就可以坐視不理。

啟動心靈與語文教學的關係

教學活動，從一般的層面而言，是希望學生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的親身經歷增添學習的興趣，提高教學的成效。但對語文科而言，教學活動除了增添外在感官的刺激，還應具備另一層面的作用，那就是心靈的啟動。心靈的啟動包括了啟動情意，引發思考。

語文科較諸其他科目，是最能觸動思想感情的，因為文章不單是一些語言符號，它同時包含了知、情、意的特質。所以，不管中、港、台三地，語文科除了要教授語文知識外，情意教育一直被定為本科的教學目標之一。至於啟動思想感情與語文教學的關係，何者為因，何者為果，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觸動思想情懷對於語文教育是否極關重要，可先看看一些前輩的見解：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張定遠先生於1944年曾慨嘆：當前在語文教育上存在的問題包括「把感情色彩很強的語文課，變成單純的知識技巧的傳授和訓練。」這種教法，毛病出在哪裏呢？對語文教育素有研究的葉聖陶先生認為，要使語文教育有果效，關鍵在於學生「學得有趣味」。葉老所說的「味道」，就是指學生學習語文時，需由衷地感受到當中的

興味來。這裏間接說明了假如沒有把語文課的特質——「思想感情」處理好，就無法把語文課教好。當今中國著名的語文教育特級教師于漪女士也同樣指出，要上好語文課，就要在教學中講究「情趣」、「美趣」和「有效」。

這樣看來，以上幾位前輩不約而同地提醒了語文教育工作者：要達至語文教育的目的，語文課不能只是枯澀地講授語文知識，僵化地分析主旨、段落大意、文章結構、修辭技巧等；也提醒了我們，不管進行何種教學活動，倘未能達至啟動心靈、引發興味的目的，是未能掌握把語文教好的竅門。

現今青少年的情意感應能力

誠然，要撥動學生的心弦，思吾之所思，感吾之所感，談何容易？

一位社工曾對一次課堂實況有如下的剪影：

「王老師在班中與學生分享自己對中華民族的情懷，愈說愈興奮，學生卻暗暗地咧嘴而笑，覺得老師十分傻戇，其中有些更說他扮嘢，其他則毫無感情的呆著悶著。」（莫泰基《叛逆背後——青年發展新動向》，1992）

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片段！講的人自說自話，聽的人無動於衷。據調查所得，青少年不獨對家國情淡薄，甚至對父母、兄弟、師長、朋友、同學，也鮮有飽含關切之情。他們除了二、三友伴之外，認為一切都與他們毫不相干。不少青少年且懷有下面的想法：「為甚麼要尊敬師長，他們是來賺錢的，收了錢，便要教書，這是理所當然的。」「做錯事為甚麼要道歉，給罵了、罰了，便各不拖欠。」「中國水災是他們的事，與我何干？」

舉出以上的例子，只是想說明：青少年的思想常不觸及感性的層面，也缺乏客觀理性的思維能力。他們可理解的是物質世界、表面事象，並且以自我為中心，以致衡量事情往往失諸偏頗，思想感情囿於一隅。心靈麻木閉塞若此，縱使中國語文科包含了知、情、意的特質，也難以發揮出應有的力量來。

青少年潛在的情意感應能力

話雖如此，可是，我們也確信，人畢竟是感情的動物，青少年尤其感情豐富。雖然由於成長環境與社會風氣等因素影響，使青少年過早埋藏其豐富的感情，但不等於他們沒有啟動思想感情的潛在能力。

一些心理學家也認為，年青人冷漠的表現，並不一定是他們的真面目，只因為現今小家庭制度，家裏成員不多，甚至許多青少年為獨生子女，慣於獨處的成長環境窒礙了他們跳出個人的框框，也減少了他們接收感情、抒發感情以及處理感情的機會。甚至由於生活的苦悶，變得提不起勁做任何事，才演化成事事漠不關心的態度。然而，他們的

內心仍是跳躍的，從他們不停「煲電話粥」、瘋狂沈迷於電腦網絡交友來看，這正正反映了他們的心靈有待寄託，他們的確有話要說。

且看現行的中五課程中，選用了錢鋼《我和我的唐山》序言作範文，篇幅甚長，但據一項全港中五學生抽樣調查所得，這篇超過五、六千字的文章，竟在二十六篇中學會考課程的教材中脫穎而出，被學生選為最喜愛的五篇教材之一。研究員蔣鳳女士更特別指出「這篇教材的優點全因其內容的真確感人，文字具震撼力，使學生能思索一己之幸福，亦加強其愛國之情及對民族的責任感。」這說明了年輕人的心靈空間還放得下別一些東西。

啟動青少年的心靈

與其讓年輕人的思想感情漫無目的地流放，以致出現偏差，倒不如由我們主動牽引，豐富其生活體驗，深化他們的思想，提升他們對世情人事的關懷，讓他們的心靈激盪迴旋，轉出一個新天新地來。

激盪學生的心靈，必須從教學設計方面入手。這方面的課程設計，包括有意識地安排有關教材、活動。下面舉出一些教學實例，以供參考。

(實例一) 錢鋼〈我和我的唐山〉(中五課程)

這篇文章節錄自錢鋼《我和我的唐山》一書的序言。《我和我的唐山》屬報告文學，透過文學的筆觸報道了1976年唐山地震的大災難。對於教師和學生而言，表面看來，是極不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是它的篇幅長、資料多，內容重複刻劃災區的人和事。不少學生，甚至教師都說：文章很悶！

這篇文章讀起來悶不悶，關鍵就在於能否感受到作者的創作情懷。正如上文所引蔣鳳女士之言：「這篇教材的優點全因其內容的真確感人，文字具震撼力，使學生能思索一己之幸福，亦加強其愛國之情及對民族的責任感。」

假如教師沒有感受到作者的寫作情懷，只認為大地震後的場景、人物重複出現，寫作手法也不外如是，何須冗述？學生也認為：唐山地震與我何干，人死如草芥之枯萎，有甚麼值得大書特書？抱著這樣的心態去教與學，偌長的文章，實在沒有甚麼意思，一定會悶透頂。

可是，如果能先啟動學生的心靈，情況將大大不同。劫後餘生的情景，他們可能難以想像，但他們總有摯愛的親人、朋友，心愛的衣飾、物件，寵愛的小貓、小狗。假如告訴他，當天放學回家，一切他們所愛的將全都失去，只餘一堆灰燼！叫他們靜靜地默想一下心中的痛苦。這一刻他們將寂靜無聲，神色凝重。

此外也可以讓他們代入文中的任何一個角色，任何一個處境，以第一身演繹當事人

的感受。假如有學生曾經嚐過生死別離之痛，他不介意說出當時感受的話，便更能牽動全班同學的思緒。

這種引發情感的鋪墊功夫做得好，學生閱讀這篇文章時，就容易起共鳴，能夠領會這篇文章感情的濃度，這樣細細讀下去，便不覺其冗長煩厭。

有些學生可能會提出一些較理智的問題：為甚麼國家氣象局不能預測地震發生？為甚麼沒有其他國家伸出援手幫助重建？教師這時就應好好把握機會，讓他們繼續問，也讓他們推測答案。當他們了解當時的國情後，更要讓他們發表自己意見，任意批評。只有這樣觸發起他們的好奇心，興味才會隨之而至。

倘若能抽空從原作剪輯一些簡短而精采的片段，作為引子或補充，這就更圓滿了。由於選段簡而精，容易攝引學生的心神，使他有追看全篇、甚或全書的衝動。曾經有一位學生，就在上這一課後的當天，從圖書館把書借來，一口氣把它讀完。

這樣的課堂設計，教師並不需要付出多少額外的備課時間，只要教師抓緊啟動學生心靈的意念，留意控制課堂氣氛，掌握學生的情緒，一切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

(實例二) 梁啓超〈敬業與樂業〉(中四課程)

〈敬業與樂業〉是一篇論說文。這篇文章條理十分清晰，對於何謂敬業、何謂樂業；為甚麼要敬業、為甚麼要樂業；如何敬業、如何樂業，一一細述。文中梁啓超引言、舉例甚多，正反立論，把道理說得明明白白。學生要清楚梁啓超的看法，一點不難，教師只作機械化的析述，已甚足夠。這一課，教與學都不成問題，可就是淡而無味一點。

我們是否可以考慮：不但讓學生認知梁氏的見解，並且製造機會讓他們批評作者的看法。只有透過他們的思考，印象才會深刻，理解才能深邃，課堂才可以滿有興味。

按本文所言，梁啓超認為凡職業都是可敬的，理由之一是「職業無分貴賤」。在此，不妨花一點時間，叫學生談談他們對「職業無分貴賤」的看法。很奇怪，原來時下年青人絕大部分不贊同這句話，認為是不切實際的假話。這時，便可乘勢作一次辯論，把意見不同的分成兩組，讓他們各抒己見，針鋒相對。此刻，教師的角色在於引導、提點，協助學生進入問題的焦點，間或指出他們謬誤的地方。在辯論過程中，持反對意見的學生通常會質問對方：「賺錢有多寡，職業怎會沒貴賤？」「難道做放貴利、做打手的，職業也很『貴』嗎？」「職業無分貴賤，我們還讀書幹甚麼？」「面對一個工程師和一個工程技工；醫生和醫院阿嬭，你說，怎會沒有貴賤之分？」這些問題，如果正方同學能回答得圓滿，那當然最好不過；倘未能回答，教師便可申論了。不管如何，他們的提問，正是他們的心裏話，有機會說出來，這一課，便感到真正與自己緊密關聯。當然，最重要的是辯論過後，道理也自然彰顯，學生對「職業無分貴賤」這句話有了正確的理解，而斷乎不再是「死讀書」了。

這一項教學活動，耗用課時大約二十分鐘。不要以為會考課程緊逼，花掉二十分鐘

太奢侈，事實上，學生的學習興致提高了，接下去的教時便事半功倍。況且，學生慣於思考，課堂上師生互動的機會就多起來，教學效果也就大大提高了。犧牲一點點課堂時間，老師也毋須作甚麼準備，何樂而不為呢？況且，在深一層的意義來說，辯論過程中檢視了他們思想的角度，提升了他們思想的層次，這種思辨的訓練，實有助他們日後的學習，長遠來說，功德無量。

(實例三) 杏林子〈聽聽這小溪〉(中一課程)

「春天到了，屋後的小溪突然活潑起來。」、「小溪為這寂靜的深山加添一些生動的音符。」、「聽聽，這小溪正以多麼愉悅的聲音，告訴你一個亙古彌新的故事——春回大地。」文中以上這些句子，把春天描寫得多麼優美！假如用來講解寫作手法、修辭技巧，很具典型，這也是〈聽聽這小溪〉的教學重點之一，亦必然是考試時的熱門提問。不過，我們關心學生是否把修辭技巧學懂了，卻不知道有沒有關心他們是否真能對春天產生美的聯想，感悟到春的生機呢？

現時的教科書，插圖一定不缺，總會為這課配上「春意盎然」圖。但一張硬照實在不大吸引，在少年人心中，那管它春去秋來。特別是城市的孩子，一年四季，沒啥感覺。春天嘛，只想起農曆新年的紅封包；夏天呢，就想起吃西瓜、游泳；秋天，沒怎麼樣，很乾燥就是了；冬天呢，能想起的就是厚厚的衣服和「打邊爐」。由於年歲與生活體驗的局限，一般香港少年對這篇文章的領會，可能只是一大堆描寫春天的文字符號。

很多教師會花點心思自行蒐集或囑咐學生蒐集多一些有關春天景色的照片、圖畫，索性來一個小型圖片展覽。更有不單蒐集春景圖的，還把四季的圖片都帶回來，好讓他們作個比較。如果幸運地，授課時剛好能配合季節、環境，帶他們到校園小花圃跑跑，一起細看剛抽芽的嫩葉，剛結苞的花蕾，那就更賞心樂事了！

生活體驗是很重要的。記得有一回講授這一課，正在朗讀文中一段：「天氣漸漸暖和，小溪的步子也開始變得輕快流暢。想來她一路穿過青山，行過原野，驀然發現溪邊的小花結了苞，小草冒了芽，初生的蝸牛怯怯地探了了觸角，大地一片青蔥，萬物欣欣向榮……」這一段還沒唸完，忽然座中一位學生禁不住脫口而出：「好美呀！」當時全班正聽得入神，一室寂靜中清晰地飄蕩著這一句輕聲讚嘆。我也感到有點詫異，朝那聲音看去，見一個漲紅了臉的小男孩，尷尬地為自己的失言垂下頭。後來，我請他描述一下他的聯想。原來他想起故鄉，在那裏，他渡過了童年。當年他的爺爺、叔叔還是做農耕的，文中所描述春回大地的喜悅，他是深切地體會得到。他的憶述又引發起別一位同學發言，她住在學校後面山上的小木屋，據說附近許多人家都遷走了，她的爸媽就在屋後闢了一片土地，種起瓜菜果樹來，於是，植物的「萌芽」、「茁長」、「生命力」，就由她的口中娓娓道來。

這是很有情味的一課。這情味，不是由我而生，純然由我的學生牽動。他們享受著

「聽聽這小溪」美好的畫面；而我呢，享受著他們的愉悅。

結語

以上列舉的課程設計，其實並沒有甚麼新意，相信語文教師早已曉得。只可惜的是，這些功夫，在語文教學課程設計中，一般教師只把它看成次要的部分，聊作引起動機或可有可無的插科打諢，只待有多餘的時間才進行。而事實上，這種觀念必須糾正過來，它應該與指定講授的正規內容得到同樣的重視。一方面，它可以為語文教育做好鋪墊的功夫；另一方面，能使學生真切理解課文內容，並深化對內容的認知。

當學生的感悟能力提高，思維能力加強，便更能體會語言文字的力量。在講授一篇文章的時候，假如學生對事物不再麻木，有喜怒之情、有好奇之心，學生的思緒便較易融入作品當中。這時候，學生的思維情意在轉動，教師進一步指導其探究文章闡述要旨之道，佈局謀篇之法，遣詞用字之妙，節奏音韻之奇，必能事半功倍。他們愈能掌握語文的技巧，又愈能體味文章的精義；愈能體味文章的精義，又愈感到語文的奇妙，彼此互為因果，相得益彰。所以，假如啟動學生心靈的功夫做得好，講授文章的時候，將會省時而有效。能否啟動學生心靈，實在是能否使範文教學達至果效的關鍵所在。只有學生體驗到語言文字的世界與自己並非格格不入，從而產生內動力去理解語言文字的奇妙時，這樣的語文課，才覺「有味」。

【參考書目】

1. 蘇文擢：〈中文教育基本觀念之我見〉，王培光編：《中學中文教學論集》，（香港中國語文學會，1988.10）。
2. 張春興、林清山：〈道德與品格的陶冶〉，《教育心理學》第七章（臺北，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7）。
3. 周漢光：〈中文教學在道德教育中所擔任的角色〉，《教育研究學報》，1991第六卷，（香港教育研究學會）。
4. 周清海：〈新加坡華文教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語文教學面面觀》。
5. 何偉傑：〈中國語文科讀文教材的內容分析〉，《第五屆國際研究會論文集》，（香港教育研究學會，1990）。
6. 張定遠：〈試談如何引導學生生動活潑、主動地學好語文〉，《語文教學面面觀》。
7. 蔣鳳：〈從學習者角度探討香港中國語文高中精讀教材與教學目標之關係〉（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哲學碩士論文，1995）。
8. 楊一經：〈突出語文的工具性，加強語言教學〉，《香港語文教學論文集》，（三聯書

- 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
9. 韓炎聯：〈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目標之訂立，和情意、德育目標學習效果評估〉《九三年國際語言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10. 陳伯璋：〈「潛在課程」研究對我國課程研究可能的影響〉，《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第廿七輯，(1985)。
 11. 莫泰基：《叛逆背後——青年發展新動向》，(商務印書館，1992)。
 12. 于漪：《于漪語文教育論集》(人民科育出版社，1996)。

稿 例

本刊主要登載有關中國語文應用及規範研究、翻譯研究及有關學科學術活動的文章。來稿請以五千字為限，於稿末註明作者真實姓名、職業、通訊地址及電話，以便聯絡。

來稿一經接納，版權即屬本刊所有。未經本刊書面同意，不得在他處發表或另行出版。

請用單面有格稿紙，以正楷橫寫。電腦打字稿，請附磁碟。

古文字、罕用字、外文、音標等，務請謄錄清楚。

統一用公元紀年。帝王年號後，請附註公元。

引文務請自行核實，並註出處。譯文請附原文。

本刊編輯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

合用或不合用的稿件，均於三個月以內回覆作者。

來稿刊登後，當致送薄酬，另平郵寄贈當期刊物五冊。

來稿請寄：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